



海兵文苑卷之十九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議

辨

解

誄

弔辭

築城議

邵圭潔

常熟舊稱蘇州北門東西北三面地瀕江海水寇易以
衝突惟南面與郡城接邇可無震驚而東西兩湖又夾
於致和塘之旁分洲散渚野寇易所竄伏故蘇之要害
常熟為甚其不可無城明矣國家承平日久舊有罅城
旋至湮廢當道為吾蘇深長之慮者往嘗議請脩復然
尋議尋寢有司皆倚衛於秉鋤之夫百姓皆偷安於荷

擔之計匪直以役重費煩之故也蓋有說焉其一則勢
豪之家據爲已有廬而爲市則廬之入倍於他市汙而
爲田則租之入倍於他田未見無城之害而厚享無城
之利一聞斯議則所以曲爲撓阻者無所不至矣其二
則貿易駟贖之徒據要津爲壟斷或得之市兒或賃之
豪家皆重樓疊宇蓄妻妾長子孫視爲故業彼僂私圖
寧顧公義一聞斯議則所以曲爲撓阻者無所不至矣
其三則鄉居殷富之戶田連阡陌貨充市肆有司將興
大役而公帑不給未免以佚道使民或益之丁田或派
之夫役或假之船橈或勸之米粟皆其所預計而恐及

此彼且自成村落自列廛市不圖有城之利而惟計築
城之擾一聞斯議則所以曲爲撓阻者無所不至矣其
四則官府侵漁及姦頑逋負之徒或解運正色之外那
婦隱蔽以資溫飽或經年積欠之數輾轉延推以冀遷
脫其弊不能悉舉有司以不給之故亦未免取償於此
輩匪惟不保其利抑且因此獲譴未見城之完而先見
家之破一聞斯議則所以曲爲撓阻者無所不至矣夫
此四者皆小人之私心也而所以得行其撓阻之計則
每駕辭於公而使有司之必吾信又每陷其左右以陰
致其辭而使有司之不吾覺蓋凡爲有司者孰無愛民

之心則重役固所憚也孰無惜財之心則煩費固所憚也
也有司方懷此二者之憚而小人之辭且首及之已覺其
甘而易入矣乃從而募其辭曰城一築則怨之釁自此開
矣城一築則漁獵之誦自此起矣城一築則經久之役將
以官淹延此城也城一築則董承之勞將以官奔走此城
也又從而募其辭曰城加於山將不利於官司也城加於
山又將不利於科第也如前之辭若惓惓爲有司之忠臣
如後之辭若懇懇爲舉邑之大慮且復乘其易入之隙而
投之雖至明哲能勿信者寡矣無惑乎城之尋議而尋寢
也然則何如曰小人知爲一身一

家謀不知爲一邑一邦謀小人之謀可行於爲身爲家
之有司而不可行於爲國爲民之有司一時之重役可
憚也而百世之永逸此城實貽之一時之煩費可憚也
而百世之長利此城實貽之使有司垂百世之愛夫然
後爲有司之忠臣使舉邑受百世之安夫然後爲舉邑
之大慮况城加於山又古人守禦之深計蓋使外崇內
卑則客兵一至或憑高以窺虛實何以爲蔽或據險以
肆攻擊何以爲守雖有城猶無城矣蓋築城則所以固
一邑而據山又所以固一城者也使爲賢有司者明燭
利害之大端屏却撓阻之旁說近監剝床之禍遠圖安

考之休則當道有協濟之策而費可以無憚於煩小民
有子來之義而役可以無憚於重矣

開高家堰施家溝議

顧雲鳳

議者以黃河南徙挾淮並漲恐妨 陵麓故問高家堰

施家溝之說日紛紛焉此孰非憂國之深慮救時之良

謀哉然但就 陵論 陵而未嘗以淮南之大勢統論

其 陵也夫 祖陵萃山川之秀結穴於沙陡塔影諸湖

之間真龍突起於水中舊圖具在可攷也 陵之峙淮

之流自天造地設而已然者淮本不得而淹之惟是黃

漚於淮將來叵測臣子為 國家根本之慮誠不可不

汲汲者第所慮在黃則所治亦當在黃黃不決即有高

堰無病於 陵黃一決即無高堰無救於 陵而况乎

開堰之利害與議者之紛紛更有大相背馳者何也淮
由清口以至安東雲梯關入海卽禹貢所謂導淮自桐
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故道也自神禹以來未有改
者孟氏以爲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朱註已辨之矣夫
淮之趨高寶似僂其東流入海似稍迂迴神禹之智豈
其不出此與而漢陳登又築高堰以防之迄今治河能
臣守其說而不變抑又何說也蓋水以海爲歸者也高
寶信下矣其東南濱江濱海之處則曰廣陵曰海陵曰
蜀岡曰龍岡又曰阜曰嶺不可殫述皆以高亢得名水
無所出卽有所出而江潮海嘯互爲吞吐故瓜儀之有

四閘者非徒節其出抑亦制其入而通泰興鹽諸郡縣
尸祝范希文無已者以范公堤之建爲能防其倒灌逆
流而拯民於魚鱉耳以此思之則江湖之水勢可知宣
洩之難易又可知淮非由清口安東以入於海別無可
爲歸宿之地矣而後之人又慮其汎濫而四出也故又
逼之以堰語曰障百川而東之高家堰者障之之說也
譬之人焉狗一時之僂而養之癰不若審血脉之宜而
調其適不待智者而後辨也然則武墩高良周橋諸閘
之建非乎曰此未可以盡非也蓋惟有堰則平時有所
節宣可以枵高寶諸湖之腹而緩急有所容惟有閘則

伏秋有所灌輸可以洩淮泗暴溢之水而高堰可無潰是閘之收其功亦由堰之節其力也然則施家溝之闢何異於武墩諸閘乎曰是不同武墩諸閘濶丈餘耳而施家溝則濶數十丈矣武墩諸閘之水夏秋則流冬春則涸高寶湖堤猶得乘其稍涸之時而施其補葺之計今施家溝當水潦之時已與武墩諸閘同其用矣若夏從而闢之是使淮泗無餘蓄而高寶無餘地也水無時不滿湖無日不漲堤之坍卸卽欲脩築安所措手况高寶諸湖不過盈溢而止耳平時先已盈溢又何以容伏秋暴發之水平且施家溝之闢何爲哉凡以爲潦非爲

涸也涸則不必闢潦則自能灌輸無所容其闢又安用耗無益之費貽無窮之害也議者徒知淮揚之有子嬰溝苾稻河涇河澗河以爲出路旣多淮有所受不知子嬰涇澗三河之水不過入大縱一湖大縱湖視白馬汜光諸湖夏隘溢則入高寶興泰諸民田而已其所謂石碓口白駒場下海之竇湮塞矣惟苾稻河一線之流可爲從出之路而遡淮水從入之路則有清江浦矣稍南則有武家墩矣又南則爲高良澗矣又再南則爲周家橋矣由此而再南則爲古溝爲施家溝水退雖涸而水漲之時皆流衍充盈沛然東注夫一苾稻河之出其能

海國文苑 卷之九
當諸閘諸溝建瓴之勢乎况又從而濬之也蓋嘗譬之
淮泗百石之甕也高寶諸湖升斗之罍也苾稻河杯勺
之斟也以罍之腹而欲受甕腹之所受其數不勝也以
罍之口而欲出甕口之所出其數又不勝也滿則溢溢
則傾傾則散漫旁流不可收拾卽欲復歸之甕而節宣
由我不可得已議者又曰今所急惟 陵運耳苟有利
於 陵運奚暇復爲昏墊計乎不知古之聖人視民溺
由已溺淮南數州縣生靈本仁人所當軫念且使病民
而無病於運則民可輕妨運而無妨於 陵卽運亦可
輕而不知 陵運民生其利病正相須也請以時事證

慶曆以來惟二十一年水勢最大秋水一發漕堤衝決
者數千丈興化城不浸者三版然當其時漕堤尚卑今
漸高矣五月以來霖雨五日水遂陡漲視二十一年而
過之漕堤報漏報坍殆無虛日民間室廬田舍盡浸水
底流離之狀啼號之聲耳不忍聞目不忍見夫此時伏
秋之水未發也淮黃之漲未聞也不數日之雨而淪胥
若是何哉以二十九年好事者倡爲濬闢武家墩高良
澗周家橋諸閘之議先實諸湖之腹水無所受故一雨
而卽盈耳向使施家溝之議蚤定則此時湖已出于堤
上卽錮之以鐵能無崩乎崩則運道安在無問民矣是

海虞文苑 卷之五
病民未嘗不病運也而猶未也此一淮水耳入湖之分數多則入海之分數少而淮弱矣淮弱則黃躡其後而清口淤矣異日者入湖而湖不能容入海而海不得入將營廻汎濫合盱泗高寶而爲一此其滔天之勢爲陵害不更烈乎雖曰杞人過慮萬不至此然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而况滔滔不止何難陸沉哉昔白馬汜光甓社邵伯諸湖始何嘗不分而今安辨其爲某湖某湖也則汎濫之明驗也古今治水莫如禹禹所治莫大于江淮河漢其萬古不變者則萬古無患惟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闕八流以自廣遂爲萬世無窮之害所幸江淮

尚仍禹舊奈之何輕變古而更生一患哉王介甫欲泄梁山泊之水以爲田而憂水無所貯劉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貯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今者必欲使洪澤阜陵化爲桑田高寶興泰化爲魚鱉而其究且復病運妨小陵是齊桓之過計而貢父之所姍笑也議者不察輒文其名曰導淮夫導人者當導之于正不當導之于邪導淮者當導之入海而可導之入湖入民田乎又嘗譬之淮爲泗患淮卽泗之寇也爲泗計者宜逐之出境而誘之四出使抄掠內地可乎黃爲淮患黃卽淮之寇也爲淮計者宜堅壁以待而預自退縮使黃得乘勝

長驅可乎况今黃淮且合從而至矣上不圖守之于要害下不圖洩之于尾閘而今日曰撤堰明日曰開溝是不知割地之難于自完而滅虢之終于取虞也置淮黃于泗旁而欲使泗無恙非策矣至于形家之說謂淮黃合襟爲祖陵形勝而淮水反跳有傷王氣此人人能言之不敢援引附會要之關係最重亦不可不講也然則爲陵計奈何曰治黃河使歸故道而已次則濬海口闢石碓白駒等閘而已黃復故道則外無所侵濬闢各閘則內有所受如是而陵寢可奠運道可通民生可安一舉而衆善備焉且黃爲宇宙間第一巨瀆非導之入海將東馳西騖爲害無已時不惟當治亦不可不治也不然而舍本治標忘利導之謀爲曲防之術愈治而愈決烈矣

愈夫庶矣

此不幾而舍本自黷志節專之藉為法也人皆會治而
之入武津東嶼西營軍無已却不並當此三不何不此

勦紅苗議

瞿汝稷

竊嘗聞之漢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
威不能加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撫綏之
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此百世不可易之名言
也先王之制蠻夷要服要者韋昭以為要結好信而服
從之即虞氏羈縻撫綏之謂也未聞有盡其種族環而
攻之使無噍類者也又聞之師直為壯曲為老自昔征
誅奉辭討罪必其罪惡貫盈神人胥怒而後征誅加焉
故以此毒天下而民忘其死今苗之地接楚蜀黔三省
當楚蜀者晏然無事間有不率不過乘民居之僻遠竊

海虞文苑 卷之九
驅其耕牛或子身之男婦非民與追逐輒不敢殺戮卽有殺戮不過一二人一府之中卒歲不過一二舉如是盜警八埏之內何地無之何可議征誅哉三隅惟黔苗其利害尤切而邇年固寧謐與楚蜀同其致今日之猖獗寧可不究其原乎今自勦苗之議起百姓訛傳荏弱競欲奔竄而無藉則思棄其恒業從蒼頭特起以自雄蓋議未定而民間已不勝擾擾矣今無問智愚遐邇一辭咸屬怨於黔之總戎陳某謂黔有食糧熟苗龍惠大種苗也居小橋頗爲部落所歸向來上司咸優遇之假以指揮服色總戎初至則革其糧惠不平苗警遂日

起總戎以爲皆惠也今春二月總戎使健步王仁續至惠寨仁續姦淫苗婦惠遂殺仁續并苗婦白仁續罪狀于總戎總戎遂令把總戴宗茂誘惠殺之盡滅其家五月復殺其弟龍富于是其族龍陶始糾衆期復讎于戈日尋由是言之則釁起自總戎而苗之所脩怨亦總戎耳民之姦人婦女者與其婦同殺則勿問此固漢法也仁續姦苗婦惠并殺苗婦而以白何至殺惠而滅其家乎釁起如是奉辭討之難乎爲辭曲旣在我師難爲直師旣不直又何能壯况苗地山川險阻真有如劉安所稱南越地勢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

海國文苑 卷之九
百千里者蓋其谿谷詰曲磴峴紆迴崗穴窈窱視之則若近循之則實遙據沈洋之疏謂其地徑不過百三十里則自方四計之五百二十里圓三計之亦三百九十里况其地勢與南越同未可以幅員程計者乎夫四五百里之內其人奚止數十萬凡苗之鬪率左腰長刀右負大弩手長鎗上下山險若飛履棘茨蕝崑漢士馬蹇蹇不能進者跳躍捷于猿猱方跳躍中以一足蹶張背手傳矢徃往命中執鎗者常以衛弩執弩者口啣刀而手射人敵或先鎗逼之則取口中刀奮擊度險能整退必欲示其猛悍若此而不能遠攻直以性獨不能羣各

守采阨以自營耳今若欲盡殲其類則彼不期合而自合會長無樂生之心部落懷必死之志以數十萬之衆據四五百里不可測識之山川彼居其逸我處于勞彼素所習我猝未諳彼之所明我之所闇况其地氣毒淫馬文淵所悲歌鳥飛不度獸不敢臨者比比是也總戎雖雄武乎吾恐其未易得志也或曰所以勦苗者有上策吾與師數萬繞絕苗通漢之境有出則殲之時出奇兵以擾之使不能耕如是三年則苗必盡斃又何俟相吾戈鋌而後殲哉應之曰使苗叛亂虔劉我疆圉則亦惟殲其叛亂者耳苗雖異類自上帝視之亦人也何爲

而盡欲殲之佳兵不祥嗜殺不道非君子所以爲國
家謀也如子之言興數萬之師期闢要荒緬絕之境動
以三年之久無論苗已飛輓煩瘁調發聿皇耕者不得
安于畝漕行旅不得安于道途工商不得安于市肆驛
遞日夕困于馳驅楚之人民其流離亾窳何可指數乎
且洋以廣土之利歆朝廷而興師則諸土司自顧其
土地之足欲有甚于苗地且莫不深車輔之思軫唇齒
之慮必相陰結子謂二年可以克吾恐十年猶未平也
吾聞秦之失不在望夷而在長城漢之得不在祁連而
在輪臺當今海內有識者咸嘆民生不如往日之殷盛

其蒿目所寄豈茲蠢爾之苗且激苗之亂在我不推其
本而橫席中國廣大興無名之師困已竭之民力子之
爲國謀乃爾乎我國家征苗之師最盛莫如宣德
六年興師至十二萬而主帥之勇畧亦莫尚爾時之都
督蕭綬其次則正德七年嘉靖二十二年正德之師二
萬三千嘉靖之師初如正德之數旣復益萬餘而正德
之捷疏斬級止七百五十餘生擒止九十餘俘獲賊屬
止二百五十餘嘉靖捷疏斬級亦止七百七十餘生擒
七十餘俘獲二百三十餘耳宣德時蕭都督直駐師池
河入苗心腹之地屯田藝圃且示久畱于是諸苗震悚

相率乞降都督竟納其降遂班師設堡而退不識蕭都督之不盡殲苗亦果愛苗而不忍乎毋亦以其窟穴遐僻道路阨塞未易窮討乎今總戎勇畧計不過都督與師之盛必不能十二萬亦操何術謂盡殲其類耶且今黔苗雖猖獗聚衆不過二三百跳梁總戎所轄之境皆未聞出一師以剪滅之謂可直入其穴而盡殲何易所難而難所易也說者謂總戎欲稔苗之毒而腊之故不欲使小懲而大創審如是則總戎爲國謀益疏矣夫苗小有犯則小懲之使知創而莫敢肆此禦夷莫善之良策奈何欲養其惡使必至于大用師而後爲快乎仰

繹 二祖創業垂統凡夷漢雜居之郡縣必名之羈縻蓋深有取于虞詡之言欲臣子顧名思義盡懷柔撫綏之道不輕啟戎師也今乃欲括扞袖皆空之財供組練不貲之費勞瘡痍夫復之衆攻徃古不臣之夷非有剝膚之災橫屠墨齒之域苗之所結怨一人我之所騷動三省背吳二祖之訓貽兆姓之憂失策莫甚矣爲今之策惟令各哨堡諭各苗長其不願助龍氏爲亂者立約以自明出約者與之剝諭必不以一矢相加遺以離龍氏之黨計此令下其不聽我立約者必無幾然後計其衆寡而用師苗之不立約者無幾則我所用師亦無幾

矣如是而誅其不用命者即使一偏裨提千若百人而往足辦矣第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苗能自縛渠魁以獻則其餘悉赦勿問又移總戎于內地使優遊其暮年無興戎于此地如是則苗氛頓息而邊徼可無他虞不然即召吳起白起于春秋舉應奉陳奉于漢世亦難滿志之國家之患不在苗而在黠武之興戎也

桐再生說

邵荃

蓋曹之枯桐再華事若甚異胡黃冠人爲此者此不然者也而不佞則謂造化之理大矣政在必然不必然之間使盡不必然則不尊使盡必然則不神使榮者必榮瘁者必瘁則盡必然使榮者不必瘁瘁者不必榮則盡不必然榮而榮瘁而瘁瘁而忽焉榮榮而忽焉瘁莫或信之莫或疑之乃所以爲造化皆理之常何異之有且茲楮拙者能牙耶而以爲異是猶有托也方嶧陽之初顧安所本而濡毳中空者耶其華綠耶其實離離耶山海之間驟然而得是物焉必以爲不祥不此之異而

彼之異而又以黃冠人爲之是大不然大抵此理之在
天地不以形骸爲生歿所謂生也彼楮者生耶
何處非生彼生楮者生耶何處非楮隨生隨歿隨
歿隨生無之非是達人齊生歿一得喪窅然若凶良有
以耳是何足異而亦何與于黃冠然黃冠者計其人亦
黃石蓋公者流憫夫世之沉淪轆轤于生歿得失之場
托于造物之神以神其跡而開其迷悟者乎髦衣蹠蹠
意氣高舉旋失所在則幾于幻遊者

皇鑒辨

孫樓

道家者流曰天有九天天各有皇是謂九皇上高者玉
皇也歲以嘉平月之二十五日降神人間以何人善淫
爲福禍是日也吳俗揭皇像于堂藝檀潔葺旅核陳脯
羣家之人而拜焉而祈焉以示善于皇食不屠語不諛
而身卑卑而行徐徐宛然吉人也爰有盡日百刻水漿
不入口者爲清齋自詭行最高獲福宜最多而乃脾胃
寒虛委頓彌旬噫蚩氓之矯誣若斯哉夫天積氣以成
仰之而色蒼蒼者天也而實無際也無形也空焉矣耳
曷有歷階躡級層層而九者耶又曷有冠冕佩玉戔戔

而皇者耶天聰明不以耳目而無乎不聞睹又安待察耶其神遊也流于六虛貫于四時安用家至戶到人人而覈之耶卽察之又安必示人以期俾可預飾耶必不然矣且彌歲之肆惡已積而一日之佯善易脩昨桀而今堯昨跖而今夷姑以飾貌也姑以飾辭也皇聞且睹之矣豈遂福之耶今堯而明仍桀也今夷而明仍跖也皇不聞且睹矣無所用飾矣豈遂不禍之耶不稽其素而崇朝是憑是皇私其脯核悅其諂拜將福善淫禍之柄倒持于人而人且窺之矣孰謂天也而若是之可罔耶噫斯氓也誠自其一日之善而馴之他日莫不然亦

庶幾哉余獨悲夫一日之善而復出于矯也于是心天子撤爲僞儀兀然內觀而歌曰孰爲天兮吾之心孰爲皇兮吾天君月復月兮咸爲嘉平日復日兮咸皇降辰無盡飾于察察無墮行于冥冥俗不可諭兮吾以銘吾紳

余十四五時作皇鑒辨以獻家曾大人大人首肯之曰兒可教也去今蓋餘三十年所矣藁宛然在讀之可發一粲豈東坡公所云小兒強作解事者于是刪抹點竄釐正成篇童心未除馬齒已長兩有感乎爾

林樾真蠶五知燕童心未制湯齒已具兩有恩平爾

曰民不食也... 矣藥亦然也... 請之

余十四五部... 皇聖... 焚... 大人... 首肯...

縣

無蓋... 干... 察... 無... 望... 干... 冥... 冥... 谷... 不... 可... 備... 今... 吾... 以... 證... 吾

皇... 今... 昔... 天... 昔... 日... 對... 日... 今... 為... 皇... 平... 日... 對... 日... 今... 為... 皇... 朝... 氣

子... 嫌... 為... 謝... 下... 然... 內... 贈... 而... 得... 曰... 博... 為... 天... 今... 昔... 足... 之... 心... 據... 為

知... 幾... 對... 余... 謝... 悲... 夫... 一... 日... 之... 善... 而... 其... 出... 于... 善... 也... 干... 具... 心... 天

書陳敬初詩後辨實錄紀張士德事 錢謙益

一望虞山一悵然楚公曾此將樓船間關百戰捐軀地

慷慨孤忠罵寇年填海欲啣精衛石驅狼願假祖龍鞭

至今父老猶垂淚花落春城泣杜鵑 右陳基敬初夷

白集詩也基臨海人至正初以薦授經筵檢討謝歸教

授吳中張士德入吳網羅一時名士延致幕下仕偽吳

為學士入國朝預修元史集中所稱楚公及平章榮祿

公者皆謂士德也平章榮祿者士德降元所授曰楚國

公者元追封也按洪武實錄士德以丙申二月據平江

秋七月援毘陵中山武寧王設伏擒之我中太祖高皇

海虞文苑 卷之十九

帝御製武寧神道碑亦首載其事今基舟中望虞山之詩則以爲楚公身將樓船百戰捐軀之地此所謂傳聞異辭矣基身在士德幙中是詩作于癸卯二月渡江使淮之日不當爲無稽之言而豐碑國史簡冊昭然又豈宜有錯誤哉今年採輯開國功臣事略于宋文憲鑿坡後集得梁國趙武桓公神道碑云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公髦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望亭甘露無錫諸寨以武桓之碑觀之則基之詩爲有徵矣文憲身任國史奉詔撰此碑必經呈進士德之就擒開國之大事也安得

無所援据而輕以武寧之功狀移于武桓碑于士德就縛之下又曰士德士誠之弟也其屬詞鄭重似有意欲疏通證明之者余因是而詳複攷之則實錄之誤誠不可得而掩矣實錄七月擒張九六十月士誠以其弟被擒遣孫君壽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觔劉辰國初事蹟以爲士德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誠旣以失弟而聳懼其母又以痛子而請和士誠之遺書何以了不置喙高皇帝之復書則曰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加誅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我師

既擒士德獲其謀主又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張湯二將
耶其誤一也元史丙申七月士誠兵陷杭州楊完者擊
敗之陶九成輟耕錄紀杭州之役士德與王與敬偕往
以諸書互攻之則士德陷杭在七月其敗歸平江當在
八月安得有常州被擒之事其誤二也元史順帝紀及
達識帖睦迺傳張士誠爲書請降達識帖睦迺承制令
周伯琦撫諭之詔以士誠爲太尉士德爲淮南行省平
章政事時士德已爲大明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
士德丙申七月就擒則去士誠納款已一載餘矣安得
有平章政事之授耶又按達識帖睦迺傳元授士德淮

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士德尋爲大
明兵所擒復陞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曰尋爲大明
兵所擒則其事在旬月間矣元史之書法甚明其誤三
也士德以好賢下士辦造伯業如王逢楊維禎楊基者
頌慕之辭久而不替不獨陳基輩流召致館下者也假
令以二月入吳七月就縛其居吳不及半載又提兵往
來三郡無須臾之暇士德雖有過人之略何以能深得
士心若此其誤四也王逢梧溪集云今太尉開藩之三
月命部將王左丞晟書使踵海上招至吳中以予避地
無錫說晟勸張楚公歸元擢淮省都事予辭不就逢他

日遊昆山懷舊傷今之詩亦云桓桓張楚國挺生海陵
鄙玄珠探甕社白馬飲浙水三年車轍南北向復同軌
量容甘公說情厚穆生醴誓擊祖逖楫竟折孫策箠天
王詔褒贈守將躬歲祀士誠之歸元其謀皆出于士德
逢以元之遺老與有謀焉令丙申之秋士德已爲俘虜
逢雖欲緩頰何以自效其誤五也元史記丁酉歲士誠
屢爲楊完者所敗然後乞降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
之招諭在八月則士德被擒時歸欵之事已定矣實錄
謂我欲留士德以誘士誠士德間遺書士誠俾降元以
謀我故誅之國史旣誤記士德被擒于前而又不欲泯

其主謀降元之事故曲爲之辭非事實也其誤六也繇
此言之則士德被擒之事斷以趙武桓之碑爲正而實
錄之誤爲無疑也予又攷天潢玉牒云丁酉六月取江
陰州攻常熟獲張士誠弟士德以歸皇明本紀云明年
復破其兵于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並獲其戰船馬
疋皆與武桓碑相合湖橋在虞山西北通福山港爲舟
師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于此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
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見其處本紀云宜興傳寫之譌也
又攷實錄丁酉七月丁丑徐達兵徇宜興取常熟擊張
士誠兵敗之獲馬五十匹船三十艘降其兵甚衆武桓

碑記攻常熟在丙子實錄紀在丁丑相去止一日固知
卽此一役也云徐達兵取常熟而不言武桓者武桓方
以領軍先鋒聽大將調遣常熟之兵亦聽武寧調遣故
遂沒而不書獨于取常熟下脫士德就縛之事則以丙
申誤記于前故也然此事所以傳譌者蓋亦有故丙申
七月旣擒張湯二將軍十一月又擒其裒將張德用兵
之際羽書交馳奏報錯互流傳旣久卽 聖祖製碑之
日亦止據一時功狀書之未及是正耳平吳錄載士德
援常州被擒在丁酉三月尤爲無據其他紀載紛如又
不足道也夫史家異同必取衷于國史而國史多不足
信至于開國元勳之碑出自御筆傳諸琬琰非他金石
之文所可倫擬而猶或未免于傳疑史家之難豈不信
哉余以萬曆戊午讀夷白集懷疑胷臆如有物結轡者
迄今數年排纒解剝削有條理乃敢次第書之未知後
之君子其以爲何如也

之者于其以爲所收也

或今搜罕持錄難探僧亦論聖以爲力來書之未暇外
其余以海者以于前矣自其朝錄以爲力來書之未暇外
之矣洵可論而海者未敢于前矣自其朝錄以爲力來書之未暇外
詩至千問曰云燠之野也自其朝錄以爲力來書之未暇外

上巳祓禊解

嚴訥

或問余曰上巳祓禊周禮昉之風俗通釋之韓詩道之
漢若晉唐書紀載之信有諸乎解之曰有之而君子不
由也人之祥不祥天主之也天之祥不祥乎人也因人
而施之也人苟善矣天祥之人苟不善矣天不祥之天
固無心人則不得而趨避之也何用於祓禊爲也且天
地之大德曰生其太和流行兩間莫非一元之運本無
有乎不祥也其有不祥則人自戕其和而取之非天地
之心也何用於祓禊爲也祓禊有道仁以洗心義以浴
身禮智信以澡濯性情取新於湯銘去汨於箕疇是則

祥所繇臻而不祥所繇祛者也天子循是無不祥於天
下諸侯循是無不祥於國卿大夫循是無不祥於家士
庶人循是無不祥於身既無不祥不被襖可也反是而
日被襖無益也况乎人之以善不善而感召乎天之祥
不祥無定時者也其於春於秋於躬於子孫主宰弗差
神化靡常久矣其莫可測也詎泥於去已也故土已被
襖君子不由也

士已遊野

兩園病解

邵登

吾石城園處于水陸之間遠近之適市人習于囂者吾
不樂也故取于水且遠嘗試逢天下游僧詭言能于深
山中一食畢無所營夫山深矣一食亦豈易乎故取于
陸且近吾始而構一堂曰逍遙堂地二畝亭二畝堂吾
自指畫高其載敞其前平陂損益之意頗自喜也亭吾
不能更而為樓意俟之萬曆己酉正月十三日吾病甚
稍起坐堂前竹軒下自問彼蒼曰吾病何也意者吾目
能懾人吾聲能先人吾不能留喜怒暱就人吾奉先府
君太夫人訓凜凜名教不自釋有怫然以怒且不自貴

更何貴兒童以此獲譴于天乎蒼不應則又問曰吾今
之未死也豈有餘年尚須爲石城尚湖兩名園記俾好
事者因以覩窮愁人大窘于世而且得遨遊兩園間天
下稱好景好致曰山陰道曰五湖曲曰松曰桂曰脩竹
曰茂樹曰山之壁立如屏與其平遠如帶又水合而分
周而經處吾皆得醉而爲之賦以傳于人人于是嗚其
幽遠蕭疎曠逸間澹之興使夫片雲纖月之間居士固
自不然而後以捐其形骸年命之粗而滯者乎蒼亦不
應於乎則吾不能復爲之問矣仰而見夫日也山銜月
將林桂好鳥高鳴竹梢樓角上似呼類尋巢爲歸宿計

兩松在庭際森森不語梧桐秃枝出墻外先是大水浸
其根不知榮瘁若何意與愀然回顧堂中則燈火未張
楹間山陰乘輿四字隱隱吾縛柴筆書之者也而風骨
勁遒豈遽爲敗筆目轉而盼則階級崇崇庭除坦坦閉
門坐來四壁孤高八窗虛寂天清氣淨無一人騫其藩
者吁此真吾廬哉門外或言某某近者大可人東西走
取酒食于里中無所擇之交以爲樂居士輒大笑曰此
各有謂焉吾卽窮死不願爲之蒼乎其終應之否

予可謂高吾唱讚及不願為之蒼平其參觀之否
以自食于里中無他事之安以爲樂居士雖笑曰
此其真吾輩門下之言某某也昔大石人東西去
門坐來四望亦高人齒齒矣天青泉無一人慕其
而登豈欲爲難學自轉而銀眼皆然崇崇我制世世
辭間山劍乘與四字訓訓吾觀崇崇昔世而風骨
其野不中樂發者何意與爾矣同爾堂中相與火未
兩公亦安烈森森不

自解

錢爾光

袁石公有言人生三十歲何可使囊無餘錢國無餘米
居住無高堂大廈到口無肥酒大肉也可羞也余年正
三十矣囊不能有一錢國不能有一粒所居不蔽風雨
終歲不能有酒肉到口是寧不可羞之甚耶然嘗展轉
思之求所以不至于可羞者終不可得也余少爲士之
子長亦爲士見火耕水耨筋力作苦者輒咤嘆以爲不
能其椎剽少年作姦犯辜及吏士舞文弄法已謝不爲
而行賈逐什一之利與夫販脂賣漿之辱洒削馬醫之
技又非所素習也安望擊鍾鼎食擅其富厚與千戶侯

等僅僅一經自守授弟子室里中又不能強爲依阿延
譽以當羣兒意絳帳空懸者屢矣何從取重精也間爲
詩歌古文詞以自娛且高自稱許不欲以齒牙媚人飾
躋蹠爲聖賢頌妬悍爲鍾郝彼夫蜀中富人之十萬必
不容輦輸楊子宅矣卽有一二貴游可望緜袍戀戀者
迺性又抗直不能效諸門下客曲折其面皮陰陽其說
話坐立都是逢迎笑罵亦爲諂屈徒以侃侃嶽嶽之儀
容介乎其間已如水炭之不相入矣烏能邀其矚睟也
若夫微俸于必不可得之一第曰吾可待是以肥其家
則尤非也夫修名勵檢不妄一介取于垂十五年矣一

旦幸顯生貴甚遂蹂藉其鄉邦魚肉之盡喪吾生平此
必不能卽借口祿之所入則養廉之外彼鄰里鄉黨待
以舉火者若而人忍使其緩急不足恃而紅朽于倉箱
雕飾其簷宇爲酒池肉林以自愉快也哉蓋嘗展轉思
之終不知中郎之所謂可羞者操何術而得免也噫余
雖長蒙此羞以沒世亦甘之矣

船身榮出蓋以受世亦世
 之後不中懷公視時河
 然清其意字為國此內
 以水火皆謂而人欲於
 公不謂唯昔日精六
 且幸與本貴其親親其
 德不謂唯昔日精六
 且幸與本貴其親親其

文遠先生謚議并誄

代文遠先生謚議并誄

北虞先生物之四十年吏茲土者謀所以崇報明德荆
 建坊祠其明年棟宇告成吾師武庫公將奉主以入有
 日矣士之及北面先生與從武庫公私淑先生者咸詣
 武庫公以易名請大都稱靖節先生文中子故事謂先
 生奚讓焉方咨諏十度詞旨未嘗武庫公輒歛歔謝曰
 嗟乎余先子之無祿也明經以起窮經以老卒歿于二
 三子之手曾不得憑藉當世寵靈以為窳窳光迄于今
 誰評遺迹而易之名者孤敢以勤三三子二三子逡巡
 且却小子某武庫公門下一人也揖而前曰夫子不聞

乎民生于三事之一也臣易名君子易名父弟子胡以
不得易名師第情稱則公言徵則信義核則傳我虞雖
彬彬文學哉不明典則未聞有以麟經起家者自先生
起而是經遂炳然于學宮勿論我虞卽當年海內稱名
家如趙特峰王元馭諸君子有不從先生造請相印可
者乎卽今世春秋之壇太史二三公及諫垣侍御繕部
諸公執牛耳矣有不從吾師父子狎主而代興者乎聞
之先生始攻毛氏詩旣而慨然以孤經不傳爲已責特
爲披翳霾使日中天人得施離明而展手足故雖樸楸
如小子幸且拾吾師殘膏受光于莊太史宜乎陶鑄英

賢率成儒碩也夫藉先生陶鑄者多翱翔天路人貌榮
名而先生上厄于國制下未伸于鄉評使世遠言湮與
膚淺陋儒同疇無述吾儕其何以見文中子之門人乎
武庫公曰唯唯否否小子某乃夏前颺言曰立經者作
也闡經者述也述作者文也在昔尼山誕聖文實在茲
故其言曰吾志在春秋今先生于春秋章章如是其與
于斯文無容置喙矣抑聞之偏茲獨張含唱靡應木鳶
奪巧雖蜚不霧何休訓詁春秋不能推原道術而猥溺
風角局于志也先生以五經印証一經漁獵百家是非
粹然不謬余以爲其志遠陸淳功在春秋名厠八司馬

短于識也先生丰裁嶽嶽不可一世雖知己之士當途而莫肯度透迤之足希拂拭之勞尸居淵默人罕觀之余以爲其識遠董仲舒深明春秋災異之故一經下吏終身不敢復言悴于神也先生數雖竒而泰然自得才不一試于時而于當世之務洞若觀火余以爲其神遠兼是三遠者以遡聖人之心傳不求有文而文出焉故曰言近而指遠夫惟指遠故行遠行遠故澤遠請以文遠易名可乎哉武庫公拜稽首曰諾又曰悲夫幸哉余先子汶汶蓋棺歲久矣不虞今日乃得徼惠于吾子于是小子某再拜率二三子而誄之曰窮哉先生今獻璞

得別哀哉先生今隆棟徒摺謂眞汶坳兮天章寵賁謂眞短折兮風聲百世貞無俗負兮和匪俗同垓挺指掌兮墳典羅胸跡循育史兮神契宣尼搖筆珠暉兮矢口玉霏披華振秀兮新新何已遡流尋源兮綿綿茲理吾徒曷式兮惟先生之不亾言文行遠兮共山高而水長誄旣成二三子曰信質諸縣大夫暨鄉之士大夫同聲曰信遂題北虞先生主曰文遠先生小子某因受牘而載之

白言參贊上真先生曰文憲先生小子其因受齋而
未及必二三子曰言實能淵大夫豈得之士大夫同
封邑左令對決主之不以言文亦盡令共山高而水
王靈赫華赫秀令謀惟何曰靈赫是感令歸歸
今贊典歸國和節旨史令前突宜引封事相觀令大
真欲許令風靈自古出真無谷有令小則谷同文致
歸阻東姑夫生令劉轉封事信真大則令大章書

弔先聖手植檜辭

李傑

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日闕里孔子廟災先聖手植檜
毀焉京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惋且曰廟貌脩復我
皇上崇儒尚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予考
之志書手植檜枯于晉復榮于隋又枯于唐復榮于宋
元初紫陽楊奐東遊記中云金貞祐兵火焚擷無復予
遺好事者或為聖像或為簪笏而香氣特異是則宋時
復榮之檜至是不復存矣後八十一歲為至元三十年
復生于故處教授張頌為銘以識之今所燬者即此是
也然則他日之復生其可必也夫為辭以弔之曰惟茲

之檜兮鬱乎參天蒼色屹立兮廟門之前右枝符坤兮
左幹象乾膚文隱起兮一如糾纏廻柯偃蹇兮蛟龍屈
盤蔽虧日月兮陵厲風煙嘉種特異兮林良孔堅根蟠
厚土兮下入九泉尼山培脈兮泗水滋源鍾靈孕秀兮
餘二千年是惟先聖之所手植兮夫豈常木之可比肩
載枯載榮兮凡幾生意常存兮不歿日月光食兮車明
甲子數窮兮復起嗟茲檜之被燬兮元氣鬱而蘊精追
霧雨之既零兮萌孽勃乎其奮興惟聖道之光大兮與
天地而同久冀茲檜之復生兮歷萬年而弗朽

海虞文苑卷之二十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募疏

跋

書後

檄

文

東塔寺造脩多羅藏疏

陳瓚

昔我如來唯以一音妙揚五衍開通慧之門闢大慈之
室耀三明而啟羣目沛八水以潤焦芽小葉大莖隨方
畢濟玄旌釋網因物攸施故使大千合識得依般若之
場六趣衆生並入解脫之海自月容謝彩于金河則雷
音寄指于寶甃篇皆渡溺之青翰語盡斷惑之白虹嗟
平生後佛時身當象季字髮輪齒旣杳邈而靡瞻白足

赤髭復寥廓而罕值欲窺真實之妙相無尚耆闍之秘
章矣而根資萬殊標指多術持和緩之一方莫除衆疾
從倪蠶之一策寧解羣紛故意期獨善或無取于衆文
志惠羣生則必資于全藏唯是海虞列刹相望大藏久
缺雖有業于白法靡自覲于玄譚彼脩路迷方則假導
于老馬流沙思汲且藉鑑于明駝違是必適燕而南轅
欲泉而遇石矣矧夫視聽之表非思可及心行之外非
智能知者哉苟不求斷言之言于佛言離相之相于佛
相而徒執狂慧謬事盲脩是猶攬轡妄駟雖莽蒼其靡
達無徵自浚卽九但其美爲邑之有識咸軫斯懷茲有

宿德張君少辭愛馬久離煩罕誠孚及于豚魚行瑩潔
于圭璧予以東林寺敕祈君鼎新遂飛錫泣此君唱緣
而宴坐民悅來而兢成雁塔煥其霄峙鴛藍燁以金輝
茲復圖大祚此邦募造脩多羅藏于寺夫蟲沐誦人之
盥瀝悉陟天宮身值持者之影臨遂生佛國半偈之功
能釋泥犂之厄一呪之力能弭娑婆之災蓋心生三世
識成萬有凡彼依正之繽紛皆此霽知之染起觀師文
鳴徵陽光冬熾燕客興嗟寒霜夏飛則知天地之皆我
果趣之由人矣猊臺之尊橫日本同一體鷲嶺之教卽
心初非二源是以人有感于下佛必應于上速于九光

應影隨照必翦虛谷流音靡至弗荅言願共發歡喜心
同成希有事天圍龍繞高羅十二部之聖言雲燦霞舒
盡列五千軸之靈典則勲邁布金德超掩髮息心了義
之徒獲證圓通滋福植因之衆共躋仁壽謹疏

新建聚奎塔募緣疏

陳禹謨

伏以天開昌運非人事而弗因世產賢豪必地靈乎是
藉甫申嶽降相業攸崇軾轍眉生文明用顯故欲鼎元
宰輔萃一時之邳隆必須沙會水交收全邑之旺氣第
勝槩馮招提而可久永圖托象教而後傳迦童子戲沙
之辰實育王置塔之始遍娑婆界者八萬四千在震旦
國者一十九所雀離肇起四天扶其夜力輸伽鼎建百
鬼助以日工以戒定慧之熏脩成骨髮肉之舍利其來
遠矣厥功偉焉蓋上以栖大覺之神亦下以造衆生之
福也者倘心惟佞佛動不爲民毋論釁血塗膏不可爲

也卽令鬼輸神運亦奚取乎如永寧之寶鐸含風金盤
炫日暨景明之俯聞激電旁屬奔星祇足貽誠於前車
寧可與今而方軌試槃通邑大勢爰揆建塔所元緬惟
地脈綿亘而西來山形岌業而中峙佳氣葱蒨矣杰挺
生巫祠表乂商之名賢雍墓畱遜周之高躅湖海尚父
勝何減於磻溪術名子游學實源於洙泗延表十百里
之提封幅幘最廣灌輸四十萬之國課財賦何繁信
函夏之名區而吳會之岳邑已奈盛且中衰今非昨比
魏科廡仕豈其乏人而古鼎甲者蓋寡世胄簪纓寧不
比迹而登元輔者則微兼之明晦多汙萊之慘四顧惟

見其蕭條閭閻尠困鹿之藏百室何有於寧止本其所
以殆有繇然大都巽水欲瀦不欲洩而分西派於東流
去終莫挽巽峰欲聳不欲陷而懸鯨鍾於雉堞卑毋甚
高以故一析爲玉峰臚唱三傳榜首再析爲婁江輔臣
首正台衡此蓋分之適貽鄰壤之昌聚之總爲吾邑之
秀芴稽輿論博訪形家謂當於東郊扼要之衝剗立西
竺浮圖之勝茲聚奎塔者上千躔次下鎮偏隅舒出耶
舍光碎却七寶未驅彼捷疾鬼護以渥婆仙委離朱而
督繩走公輸而削墨高標跨於蒼天巍崇九級文筆插
於清漢卑睨三休煜燐金鋪分光爭映玲瓏綺構合沓

相持右瞻則郭滄環繞左睇則阡陌遐聯高眺而出拱
如屏俯瞰而江流若帶稍與雲霞近如將日月齊立窮
冥搜坐收曠覽飛煙擁座龕龕叨利之天杳霧凝臺樹
樹菩提之果依稀王舍城闕彷彿給孤獨園嘗觀建康
實錄之編與夫洛陽伽藍之記彼小塔僅施杖頭謝尚
用息妖氛之沴若石塔惟高二丈惠生且驗指觸之占
焉有巨麗若斯而福澤不普者哉會見華液幽潤覆慈
悲雲玄浸紛流澍甘露雨滔滔逝川迴作鍾霧毓秀之
域峩峩寶地屹成發祥隕祉之墟黃髮耆英彈冠而都
卿相青衿士子繼踵而掇元魁華轂朱輪世濟其美鍾

鳴鼎食家保其豐禾稼溢千倉猥稱常熟邑號絃歌徹
萬戶無慚學道名邦此固佛威神所必影響而孚實余
誓願所期旦晚而就者也是役也段黃門倡之林司李
揚邑侯主之鄉縉紳共料理而經始之業相方而定位
遂諏日以鳩工掘土及尋應現斯著古塼半節標舍利
寶塔之名泥像一軀示彌勒尊佛之異數誠非偶往有
明徵顧我經我營可樂成者難與慮始人捐人享不暫
費者胡能永寧遂屬比丘令其廣募所願現宰官身居
士身者各發信心其諸爲優婆塞優婆夷者同脩福業
工非鬼役下貧者爭効馳驅財不天來饒裕者競出囊

橐於捐貲助役之內寓救荒濟飢之仁財委如趨摩竭
宮衆奔似向毘耶國豈曰持豚蹄而望歲所欲者奢竊
謂植黍稷而逢年自食其報未須擬多寶琉璃爲地黃
金爲繩始堪供養如來請試展法華積土成廟聚沙成
塔盡是莊嚴佛土各隨心而施舍期不日以落成光朗
重昏將來並階妙果霧資含識從今永作善因謹疏

募修長春庵疏

瞿汝稷

四王天之主北墟者曰鞞沙門天王梵云鞞沙門此云
多聞亦云普聞也由不空三藏著神烈于唐天寶中勅
宇內諸道州府咸祀焉故四天王獨北最著旣而道家
者流稱爲玄帝或曰真武皆以北天言也則釋氏之稱
雖殊而實一也或者因羽流淨樂余氏之傳語而妄爲
詆摘是射天也况我 成祖躬感休應所最嚴事耶邑
之東南隅往有天王堂歲久漸圯衲子慧覺謀于余乞
一言爲之倡導余惟四天以受佛囑累故慈護我南洲
獨殷觀普聞天王之炳現安西可徵已夫天王不忘佛

囑迄我明而如一日今我下民目擊棟宇就圯而不惕
然動中爲之葺理悖甚哉慧覺之荷擔是役允宜顧庀
材鳩工非一手一足之可辦允我善衆幸共成之

募建表勝報恩聚奎寶塔疏

錢謙益

茲塔之建也故觀察觀復蕭公大發誓願力任仔肩自
哲人有摧木之嗟而寶地乏布金之助經始垂及廿載
量工僅逾四成厥維艱哉嗚呼唏矣原夫觀察之造塔
願力固歸元於佛事緣起實發因于形家語佛法殆書
海墨而不窮論形家乃留更僕而可數蓋邑之有來脉
也自沙山而顧山而虞山而縣治結焉邑之有朝水也
自曹湖而宛山而華蕩而州塘而環流聚焉允龍結則
巽維之體勢宜高容水朝則城口之關闌欲繫乃今平
沙舖展分支徑落馬鞍流派奔騰順勢直趨婁水縣治

已結無層拱疊衛之形水口長流寡磅礴紆之勢山
自西來者既抱我而復去水之東下者欲顧我而不留
是以烝有所鍾我不能審其所會而支有所止彼反得
乘其所來屹彼浮圖莫茲巽位內可以朝揖縣治外可
以攔截衆流移主客反背之情成龍虎回抱之局在昔
東西瀍澗卜雒所以契龜陰陽流泉居岐于焉相宅又
况託因緣于像教表福德于法輪者哉乃者畚築弛工
登馮輟響樹網侵凌于鳥鼠彫角穿穴于雨風未能符
儀鳳之祥仰且犯青烏之忌何也巽爲文章之府塔有
卓筆之形人言卓筆無鋒當王文星缺陷且入城而晚

塔猶坐堂而視楹朽木枝撐舉目則覩戈矛之狀積拱
斷爛觀象則應破碎之占是謂勢吉而形凶法當趨全
而補缺年來白茆淤塞七浦奔趨昔猶或却而或前今
則有瀉而無折譬如千帆競驚萬馬橫馳違蛻誕翔舞
之經犯簾劫箭割之識水局旣汗漫莫鎖龍身將泐洩
無餘陵谷之變如斯桑梓之憂曷已矧斯邑夙稱富庶
久際昇平黑白之業橫陳人物之蕃多有而訛言屏息
于邑屋奸軌斂跡于郊圻凡我邦國之救寧孰非佛力
之加被惟茲塔廟號曰支提用以表勝而報恩亦能滅
惡而生善祥雲蓋覆故知劫火不焚淨土莊嚴定使三

災永息役鬼神而周沙界有若微塵寧風旱而彌裁兵
何殊影響此又人天交贊事理同符者矣謙益往覩勝
因曾忝末議又慙病廢莫效涓埃爰有老人粵惟戴氏
甲子齒逾于絳縣晨昏行比于緇衣載感睟容屢占異
夢趣斯塔亟宜建監不啻三令而五申囑謙益力爲導
馭幾于辟珥而提耳嗟乎方今綬冕鶴列俊乂跼飛卿
大夫翹首而分王國之憂都人士拭目而觀用賓之利
惟此比閭之有事宜屬版籍之老民古稱謀及庶人亦
曰詢于介衆管仲求識道于老馬田單拜小卒爲神君
斯佛勅所以下及芻蕘在凡夫何敢仰辭筆舌伏望巨
公大人善男信女覩形攬勝知鄙言之不爲無稽撥果
察因信佛說之歷然有據其矢宏願大施淨財俾雀離
之浮圖告成烏目之地形增勝三輪涌地何須玄度重
來七寶現前卽是育王出世從上諸佛當共證聚沙之
緣庶我愚公亦允叶移山之願

吳油跋字高宗御製像贊 卷二十一 第九頁 吳油書先聖先賢圖贊 卷二
十三頁 題異文同 應州次篇 曲語字尤多

丁未年八月廿八日 相傳燈下記

題錢武肅畫像卷

吳訥

錢武肅畫像卷云昔彥強王先生志謙齋錢甦墓稱其先本吳越武肅王後謙齋之孫宣于子睿也一日奉畫像卷求題抑聞洪武庫成我太祖高皇帝將剖券

大封功臣遣使詣台郡訪唐和陵所賜武肅鐵券十五世孫尚德奉券及五王像以進蒙寵遇優渥已而還其券與像以禮敦遣而歸至今藏于其家此卷畫像十二前卽五王次則彭城郡公惟演父子後乃駙馬景臻至玄孫像祖小傳序景臻而下五世皆寔于台則知此像亦出台之族矣嗚呼世之祿姓受氏孰非神明之胃

之僞遁羸張五承三覆亦曷嘗盡冥詭道不由也左之於法備矣自昔以諳左稱名將者不少若漢寇子翼馮公孫晉杜元凱梁王君才宋曹寶臣岳武穆其最著者子翼捕誅復將則曲梁之罰也公孫獨屏樹下則晉帥之讓也元凱起火巴山則奪心之奇也君才沈船江水則焚舟之役也寶臣因險限敵則阻隘之利也武穆之謀審先定則敗荆致絞之術也若元凱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卒領征南任策平吳勲尤可謂得左之深者蓋生平有左癖所蓄積素也又唐太宗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李衛公深以爲然按此語

亦出左氏用左之明效大驗畧可睹矣弟孫吳以一家言行世世得而稱述焉左氏主說經故譚兵卽工而分次十二公者世徒指爲富豔之緒論與巫醫夢卜同類而忽視之如隗禧知爲相斫書矣而猶云不足精意則章縫之束於見也况介冑之士又安所得肄及之哉余故特爲表章命曰左氏兵畧成一家言而稍證以武經諸書及往代得失之林俾與孫吳並傳然可傳者法耳而法法者胡可傳也妙在呼吸間以圓用之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脊毋蹈馬服覆轍貽驃姚笑則不佞幸爲素臣之功臣矣

枕戈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徂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違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負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紆穢之名不得廁於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攷云

問辨贖跋

瞿汝稷

語性學者莫尚於闕里苦縣舍衛三君子之言雖有詳約之殊服貌之異而究其極則一也譬之問月者其在山林則指皎然乎松竹之顛以眎其在江湖則指皎然乎雲濤之表以眎其在城闕則指皎然乎樓閣之端以眎而狗指者孰有山林江湖城闕之分於是曉之曰而身所寄之境殊故眎汝月處殊月一也山林之月卽江湖城闕之月何容寘異同今之異同乎三君子之性學者猶異同乎山林江湖城闕之一月者也使人無此執則號之爲一已爲贅附自其入主出奴異同熾然則非

具大智深慈弘辨善誘力庇交喪者不能稷初讀沈學
士榮續原教論竊嘉其衛教深心今讀師此牘日劫相
遠矣世間文稅之末非能涉其津必不能測其淺深况
進於是者乎讀者幸致思焉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吳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拜書其像則龍眠
李公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
月始卽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後自顏
淵而下亦皆譔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
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
邪雜背違于儒道者今紳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
徂詐權譎之說以僥倖于功利其意蓋爲當時言恢復
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

正宜枕于官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徂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避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負風紀茲于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遂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奸穢之名不得廁于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攬者得所者云宣德二年歲在丁未秋七月朔

書錢氏所藏墨制後

吳訥

右石晉天福戊戌七月吳越錢文穆王元瓘明寶授富韜守長洲縣令墨制一紙總四十九字上用吳越國印凡四蓋當時便宜補官之制也元至治癸亥八月巴西鄧文肅公文原善之時任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臨川吳文正公澂伯清任翰林學士四明袁文清公桷伯長任侍講學士蜀郡虞文靖公集伯生江寧楊剛中景行同任待制東陽柳贊道傳任國子博士咸題跋於後錢之裔孫完裝潢爲卷復丐于言予惟錢氏立國當五季之時有功一方甚大其便宜之制忠脊之蹟諸老發

敷殆盡固不待予勦說若夫諸老題識之日適丁元室
理亂交分之際亦後人所當知者蓋癸亥八月庚申實
至治三年八月朔日斯時英廟出幸上都諸老畱居於
燕後三月癸亥是爲八月四日回鑾至南坡遇弒九月
晉王也孫帖木兒嗣位明年甲子改元泰定鄧吳二公
遂從經筵致政辭歸伯長道傳景行其年亦各謝事南
還惟伯生尚畱燕京自是元事日非而馴致敗亾矣嗚
呼天福墨制距今 皇明正統戊午凡五百載若至治
諸老題識迨今又一百十六年矣海桑遷改世變匪一
惟功業辭翰傳在人間者不隨一時艸木漸盡有志之
士於此觀之寧不深有所感者乎展玩之久因書卷末
以告觀者

書中岳錢公狀後

邵鏊

小司馬氏曰始余宗館中岳公爲甥稱姻也已偕爲諸生稱友已余倦游歸公長余十年稱翁矣非久公遂謝人間去若是乎世易往耶人易蛻耶先是余爲掃徑郊居召諸少年時最習者尋平生驩公其一也公乘舟買貿來抵高岸余計公必使人負而登戲謂觀者曰錢公苦足瘍耳公大笑曰若爲吾諱疾耶吾以不視視乃勝視者久矣坐定第舉白劇飲諸公故爲籌酒輒當公以謂推能飲必曰公小醉則狎余右尚自追輟耕誦讀時感其世父武選先生意不置嗟哉此日竟長別公顧余

言若鴻毛輕其何以肅公哉則謂公直心履善真人也
其爲文詞真苦心以逮日青其窮而托于詩真成咏嘆
其善醉真醉其以不視視真差強視者其性慷慨喜長
貧輒傲睨富貴人真傲睨人不然者若狀中所稱人或
諷公蚤向貴宗間務俛仰溫其室不至遺若曹僅覆瓿
稿數十章矣於乎若而人者謂古之逸民非歟公旣觀
幻于盲全神于酒卽死生奚吝焉孰肯爲身後名區區
者而嗣君爾光賢而文不忍泯公之行乞諸其從姪文
學錢君受之之狀敘公事最悉余喜其論著婉而章爲
三復之此足以傳矣

書楊儀金姬傳後

錢謙益

往余嘗刪削楊夢羽金姬傳存其近是者若干言附于
平吳錄之後今年採輯僞周事略乃知其盡誣也傳稱
平江鎮帥肫寅恐常熟失守遣叅謀楊椿將兵二千人
守禦士德兵渡福山港椿伏兵湖橋與士德轉戰甚力
兵敗遁還吳門椿之歿也吳興張文蔚作誄稱至正十
六年正月辛亥晦義軍府叅謀楊椿與守齊門而淮兵
奄至明日城且陷猶躍馬呼其子若有所指授追者及
之遂併遇害文蔚之誄于時盛稱之顧不載椿與士德
戰常熟事及攷徐顯克昭爲椿立傳則云至正丙申郡

守藉民守陴君以貢士亦與焉予以告其叅軍謀事鄔
密公筠署君李司馬賓客佐其軍君入幕之明日淮兵
卽附城戎衣率其卒晝夜獨守一隅比明大官綰郡綬
者皆遁去兵奪門入君獨持弓矢督民伍接戰遂歿城
下由此觀之椿之爲叅謀徐所援引也入幕之明日而
淮兵卽附城安得有先奉脫寅命守禦常熟之事以是
知文蔚之誅爲信而夢羽所載皆誣也傳又稱椿卜居
湖橋家廟歸歿士誠撤以造金姬墓祠此又誣也徐傳
云椿平江人也以尚書教授里中文蔚誄云椿故吳中
授徒累應試吳文定公跋文蔚誄亦云椿蜀人僑居吳

吳中初不言居常熟也椿貧居授徒幾不免授兵登陴
豈有餘貲營建家廟又壯麗若是耶傳稱椿爲宋少師
棟之後與楊文靖子孫居常熟者相爲倫齒人言夢羽
好夸大其族姓欲假椿爲譜牒重此其說甚陋殆未必
然夢羽著述多子虛亡是之譚人皆知之此傳載僞周
始末緣飭形似想其爲史家之蠹不可以不正也夢羽
以此傳示鄧文度文度書復之曰文字不可壞元氣宏
博深厚其所享必厚文度之規夢羽有旨哉夢羽名
儀官至副使文度名韞鄉貢士楊愛慕史漢工詞曲而
鄧每稱述儒先有本之學其志尚不同皆嘉靖中吾鄉

博雅名士也夫本本之學其志尚不同皆嘉許中哥

淵宮至偏刺文變以辯職貢士賜受舉史對工隨曲而

判彩單其人相享必單文變之賦勢際有肯若勢際

以此對示澄文與文與書對之曰文字不可對云康宏

故未對新深以思其海史文之變不以此不以此勢際

此勢際清出多子動于以之轉人皆味之此勢際同

以勢大其然勢際於勢際其勢重也其勢甚固卻未必

對之勢與勢文變于海其常勢其不為命齒人言勢際

豈有勢貴營我亦爾文其勢甚其勢甚其勢甚其勢甚

與中何不言言常勢也其勢甚其勢甚其勢甚其勢甚

仁會引

瞿式耜

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亘古來止此生生
不已之元長養宇宙即此是生天生地生人物之本領
人而不仁生理絕矣生氣斷矣而仁于何見如見暴骨
而其色慘然見篤疾而其中怛然使非腔子內實有是
好生之根茲此慘然怛然者于何呈露乎以文王之聖
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而仁政必先鰥寡孤獨四民甚
至一枯骨而必掩蓋之以全其仁何況我人根器劣薄
罪愆深重即日行一仁事猶慮不足仰承天眷而顧慳
貪成習殘刻相高居平但思自利不思利他偶露一綫

海虞文苑 卷之二
生機必摧折銷鑠之乃已是天非生人生虎狼生蛇蝎也泰西利氏闡明天學于中土垂三四十年其教主于敬天孝親克已愛人于吾儒爲仁之功用分毫不爽而警醒痛切要多吾儒之所未逮武林淇園楊師推廣其愛人如已之學偕同志者倡爲仁會會約凡數條而弁其首曰廣放生說蓋仁民愛物原有次第序中反覆開誘詳且切矣歲在子丑泰西上德艾公畢公相繼來虞余憂居無事得詳叩其學術之原委第苦障深力弱弗克受持至于仁事不敢不勉也今年春友人張又玄暨余弟式毅銳然請余廣之同人而楊師亦諄諄寓書

爲勗余惟仁者天下之至公苟有心知孰無惻隱况願力雖有大小功德曾何差別甘自居于不仁可矣甘自淪于非人可乎往嘗見梁谿諸先達有同善會約已復爲廣同善會大指在濟貧助棺使生死咸被其澤茲心也卽愛人如已之心也我輩人人具有仁心奈何甘讓美于梁谿武林哉遂欣然允張君之請重鋟楊師之序而復以卮言引其端蓋一則暢揚師仁會之旨一則破凡夫天學之疑使知達其仁則人矣如其人則天矣直截平易莫過于斯可不勉諸至于會中方便因緣隨人施設原無定規此在同志者參酌流通之耳

海國風雲... 壯年莫盛于淇河... 小夫天學... 而所以言... 美于樂... 出唱愛人... 為與同善... 命于非人... 代樂亦大... 感而余非...

豔雪引

許重熙

自昔逐臣銜憤些只聲繁荆國孤女茹冤疊拍調延胡
代樂之變也情寔始之泊乎纂纂俗靡鳥鳥風漸魏王
好俊晉士善歌車子激於喉音金谷播於詞奏情生於
文絲不如肉有自來矣迨至金元之世遂開馬上之雄
風迄有宮貫之倫更演樓中之豔體聖朝全盛人才鱗
萃五方同俗聲伎叢妍詞章江左字字風霜煙月揚州
人人玉樹邊愁可寫詎止葡萄闌思能描非惟芍藥若
乃落龜書生熱心一片咄嗟寒士柔腸千縷一言氣奪
白刃追隨半面覓銷青樓惑溺床頭之寶劍孤鳴血灑

誰向林外之烈風驟響涕落欲枯既多善怨之情寧無
述懷之什比興儷志於楚騷風雅參辭於漢曲加以春
花春鳥秋月秋蛩吳笛聲悠楚葭目斷旅舟夜靜妓館
晨淒玩霜回樂之峰尋香葶蘿之徑仙客霓裳醉翁半
臂逸調因以遽翻雅篇由之肆逞嗚呼兒女恩濃則染
下命絕英雄氣盡則悵裏淚泚其情至一也伏生以鳳
毛之秀採若幽芳驥櫪之雄彈鋏否運楊子食貧之歲
潘郎秋興之年渺渺云懷怛怛自感恒鎖顰於壯志偏
屬意於幽詞昔者霧均有述托怨揚蛾屬國多懷含悲
結髮紉我伏生異言曰旨遂使南山豪客休陳赤壁之

章固知北里美人廣傳白苧之調

諭永順宣慰彭元錦檄

瞿汝稷

本府嘗聞宣慰悅禮樂而散詩書數奏膚功不自矜伐
苟循是道而能克終厥美雖金日殫之賢可鼓而及也
乃今上司頗有所不滿於宣慰則惟以欲挾立彭象坤
一事耳夫立後自有成法宣慰試思撫按司道諸臣孰
肯從宣慰而紊國家之法耶且宣慰世受封爵耳目綦
聲色之隆口體綦甘適之奉指揮進退罔不如意居然
有上公之享三州六司之人豈盡勇力才諳不逮宣慰
而俛首聽服哉亦恃國家之法耳終身覆幬於國家之
法而不知法之覆幬我是猶魚之終身在水而不知水

章回賦。大里真人黃龍山先生

海虞文苑 卷之二十一
之生我也魚不知水之生我蕩而失水則雖有鱣鯨之力且制於螻蟻矣人不知法之覆幘我縱而敗法則雖負富強之盛且罹於戮辱矣宣慰豈自恃其富強謂朝廷莫如我何耶試計永順富強孰與寧夏之唃拜父子播州之楊應龍哉唃拜降胡也每虜之寇秦中者拜輒能破之數立戰功遂歷位總戎邊隅倚爲長城拜因有驕色旣而鄭經畧行邊以其子承恩隨軍承恩視邊城諸軍以爲皆出其下歸而益驕先是歲一日有鵲集拜之左肩旋而右繞者三帀交雲而翔拜喜詫人曰煙霄邀舉此其徵乎及寧夏軍亂衆欲推拜父子拜計其日

乃先歲鵲翔之日也於是遂因亂軍而爲變拜自以爲秦境非我虜來誰禦我今與虜合九州雖衆無足憚者侈然自任寧夏城與虜僅隔一後衛衛破則與虜接壤時守後衛者爲蕭如薰楊司空之壻也狀貌如婦人女子拜視如几上肉選其驍將唃雲往攻之而楊司空女力贊其夫鼓勇部出一箭而斃唃雲於是拜爲挫銳後拜父子卒就屠滅鵲翔之兆其應乃爾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惠迪吉從逆凶豈不信然當事之未起無論楊氏一婦人卽如薰誰有以將畧歸之者哉今職司楚地者俊傑如雲宣慰能量境內如如薰其人凡幾哉敵國之

援有北胡之強哉以啣拜之雄倚北胡之援而一荏弱少年與一翠帷砥室之女子意能遏控弦百萬之強胡嘍喑百戰之勁寇天下事何可易量乎啣拜之事尚在北隅宣慰蓋嘗聞之而未嘗見之至於播州宣慰嘗馳兵而與之角矣徃者萬人喪者八千蓋十不存二其強豈後宣慰乎播地之險且廣與永順孰勝也又安疆臣以女女應龍子疆臣九域土司之冠也宣慰之姻親有疆臣之富強者乎安氏豈不念其親姻乃從朝廷共滅應龍計一失足於應龍則且與應龍同禍故忍情決愛以圖自保也今宣慰釁端尚淺一念知悔則白珪固自

無玷若逡巡不易所圖日月浸久則爲釁益深恐不如今日湔滌爲易也且宣慰所以甘心象乾必不欲其立以象乾西陽所自出慮其合而扼我也宣慰一出師而象乾僅以身免西陽疆土亦日益削虜彼惟恐見侵烏能見扼今重虞易與之鄰國而忽視不可干之國典不亦異乎夫聽言者禍福之樞機尉陀聽陸賈之一言釋僞號而臣漢終身逸樂富厚累世彭寵不納朱浮之抗論身首異處宗族夷滅故朱浮之言未嘗遜於陸賈直彭寵之聽有不逮於尉陀耳今宣慰能聽本府之言尊國家之法保靖立後一從主議者裁以舊章則凡上司

所切責於宣慰者本府當力爲陳請彌縫乃失期於無
虞宣慰祚流後世無窮不然枉後惠文何容不念宣慰
所樹碑家廟以播事垂誠子孫者朝夕不可不三省也

再諭永順并諭保酉三司檄

瞿汝稷

永順旣聽約束不敢復尋干戈而慮保酉復離殺移
文本府因復具檄答之且謄其檄并諭保酉

辰州府爲宣慰忠順旣已著明院道德意尤宜詳體事
昨接宣慰書教謂當和釋三司無令象乾復釁此意何
俟宣慰請哉當具讞之日固已令象乾具甘結戒勿復
勾酉陽與宣慰脩舊隙矣又近奉軍門趙貴州軍門郭
批皆申飭三司務令睦鄰銷怨永戢干戈爲諭皆經移
文三司宣慰豈獨不見乎院道不欲啟戎殘民視三司
等耳寧有獨嚴於宣慰哉此在宣慰所不必慮在院道

海虞文苑 卷之三
本府不啻再三告戒者也夫古之三苗左洞庭右彭蠡
其地廣博阨塞視今何如而以德之不脩惟險是恃底
於滅亾古之人舉恃險者必以爲戒况今三司之在中
國如壘空之在大澤非以忠順之故何能保有疆土累
千百年宣慰旣以忠順自期院道咸嘉知所向背彼二
司視聽知慮亦猶人也敢不尋繹院道之明訓自審存
亾禍福之階而爲向背乎此在宣慰第宜力於忠順增
進不必過以二司復讎爲慮也來諭有云若彼再不悛
則在此無有不應不可謂啟戎在宣慰是則必不可蓋
干戈互加則後先難於遙定脫使不悛者妄有舉動而

第保守捍禦申明上司則彼之罪有不可辭然後宣慰
奉成命而往討是以宣慰之強又藉 國法之重破彼
如翻掌不然如二鼠鬪穴安分順逆哉此本府爲宣慰
至意所以進說宣慰如是喻彼二司亦如是能聽則爲
明哲不聽則爲亂寇此向背尤所當審者也

主窮文

有序

顧雲鴻

余以丁酉之秋落鬼東歸意不自得將理舊業于東林
向所謂密娛室者披覽圖史嘯咏彌日欣欣會心侘傺
之傷霍然解去傳曰君子固窮窮然後見君子耳子雲
逐貧之說有蓋斯宗退之送窮之篇未嘗厥致因做遺
體文名主窮王者言爲之主人也途旅閱人貴賤百等
主人自如造物無情得喪顛倒故吾自在故知客之是
客王侯將相可埒輿臺知吾之爲吾軒冕簪纓不殊懸
結且夫境無欣戚要之當心適無一方期于孫志推廣
斯說用詒同曹亦以開豁心胸恢拓意慮焉

海虞文苑 卷之十
丁酉九月辛丑之夜宿于東林密娛精舍更漏將殘匡
坐未寐陰風怒號爐燼爍晦有偉丈夫蕭然而來深目
亢頰脩髯廣頤腰有傲骨體無豐肌陰陰瑟瑟高揖通
詞余締視之乃余舊識詫曰子窮神也胡爲乎來哉曰
歟曩者吾子志在四方隨子車馬往來翱翔逝將舍子
託于遠方世無知己所至擯棄粹逐怨誹重以呼罵思
子近雅與我相宜周旋廿年兩無尤疑爲我主者非子
其誰哀爾岑寂冒雨來歸余曰噫子之困我亦足矣吾
以子故間關崎嶇忍情抑性焦顏槁膚殫極精髓頓于
公車屈首抑舌中夜伊吾取羞骨肉爲笑里閻神以子

救髮以子枯我何德于子子何仇于余向不予絕冀子
自悟子今復來將子是惡神乃仰天長嘯聲若裂帛掀
髯抵掌而前曰喙吁悲哉吾以子爲可語乃今知子之
陋也且吾亦何負于子子有思慮吾爲子達子有蓄疑
吾爲子豁明子之志清子之神強子之骨完子之真豐
子文采高子聲名銷子客氣濇子深情吾何負于子子
觀朝市攘攘熙熙貪榮逐厚喪厥幾希子以我故俾子
息機空山脩竹午夜寒雞蘭煙未燼羣籟方微彈南風
之雅操揚宣父之遺文挹菁華于左馬揆綺藻于淵雲
仰弔千古洞徹三玄列壁壘于秦楚覽風物于山川擁

海虞文苑 卷之三
萬卷以當百雉擗三寸而雄九軍清風入戶明月窺尊
布袍苾履超然世氛若乃良辰美景佳士相羣籍萋萋
之蘭芷蔭落落之松筠激歌聲于金石澆礪魄于芳芬
令我去子易彼侏愚諾以人諾趨以人趨丹朱其轂後
衛前呵耳傾目營意亂心紆擾擾終日曾無寧居雖欲
挽我其可得歟且子情興淋漓丰骨骯髒蓬累而行氣
不可降寧與人畸自謂天放世路拘拘子將焉仗子之
文章務爲攻苦冥搜入玄高譚驚坐辭來切今氣往轆
古字挾風霜勢凌雷雨彈瑟好竽之前投珠按劍之左
圓鑿方柄能不齟齬子不自惟乃欲余阻請謝君去君
請就幸舍終爲子主

誰與伍余乃解顏會心長跼謝過勞以三觴相對起舞

請就幸舍終爲子主

